

臺灣隨筆
臺海使槎錄（一）



臺

灣

隨

筆

徐懷祖
著

中
華
書
局

臺灣隨筆

此據學海類編本
排印初編各叢書
僅有此本

臺灣隨筆

清 雲開徐懷祖燕公著

乙亥之春，余再至閩漳，竊思廿載萍蹤，若燕、齊、秦、晉、魏、趙、吳、越、楚、粵、滇、黔之閒，所遊歷者多矣，詎意復有臺灣之行，然觀海亦吾素志，慨然往焉。凡自漳入海者，皆于石碼登舟，由海澄以達廈門、金門，而後出大海。廈門距海澄三十餘里，迤南則爲金門，皆海之歧流，所經閩南藩維之最衝者也。

禹貢所載，自衡岳以南，疏淪無聞，蓋以滇、蜀之界，如黑水南流，滇水西流，皆非中原海道。閩、越之閒，率多負山面海，其水自能歸墟也。

凡郡邑之濱海者，皆裨海也，各有重山疊嶂，衛其外，卽瓊崖、崇明、定海之地，亦尙在裨海中。若安南則陸路可達，惟臺灣一郡，孤峙大海。

臺灣于古無考，惟明季莆田周嬰著遠遊編，載東番記一篇，稱臺灣爲臺員，蓋閩音也。然以爲古探國，疑非是。

臺灣山甚高，亦多平原可耕藝，周圍五十里，自有土番居之，多巢棲而不火食者，無所求于中國。明天啓時，漢人顏思齊誘日本國人屯其地，鄭芝龍附之，未幾荷蘭人由洋中來，假地日本，久而不歸，遂築城而有之。本朝順治十八年，鄭芝龍之子成功，京口敗，歸廈門，欲取臺灣，東鹿耳門水漲，遂艤舟以臺，荷蘭戰

不勝拒守久之。乃棄城去。成功始以夜郎自待矣。傳其子經孫克城。外通諸番。內擾濱海。今上康熙十八年。始命將征之。一戰而克澎湖。師臺灣。而克城降。兵不血刃。遂定其地。東西五十里。南北三千里。置郡一縣三。郡治之外。則番人居之。仍其舊俗。

海濱弛禁以後。人置漁舟。家有商船。惟商船可以航海。凡使節往來咸藉之。

海艘上平而下銳。期于足禦風濤。凡百工械具以及日用糗糒靡不畢備。而尤急于儲水。偶有被風沙嶼之上者。或至不能粒食。而蚶蛤蠃蚌猶堪鼓腹。惟水則必不可得也。

自海澄登舟。遂行至廈門。尚在支流中。然已震蕩不寧矣。遙望遠嶼。白浪出其上。又見他舟。似鳧鷖入水。復出。腸胃之間。爲之溢湧。海中率多積沙。舟不可近。時以長竿測之。而後行。其緣檣者。覩雲氣。望遠近也。緣帆而上。捷于猿猴。亦或兩人偕登。至于橋末。竝坐談笑自若。卽在大海中亦然。

廈門築城于山。嚴兵戍之。其地連縣數百里。然皆山嶂也。海外迤東屬國。皆貿易于此。偶見有紅毛番船。至其廣大倍于閩舟。而製造精巧。尤不能及。聞彼一舟之費。以鉅萬計。其人能入水而行。

舟艤廈門。適遇石尤。遲回十許日。始得西北風而行。第觀其發碇掛帆。亦艱辛之甚。碇以木爲之。長丈餘。末有兩齒。如鹿角。繫以長絙。而遠布之泥淖中。船卽止。廈門稍南。有團山。在中流。逾此卽大洋。故舟人呼爲海門云。

大海之中。波濤洶湧之狀。筆不能盡。惟是四顧無山。水與天際。仰觀重霄。飛翔絕影。蓋鳥亦不能渡海也。

以此知爰居、海鳥故非常見。若帆船之側，禽鳥翔鳴，則必有島嶼在望矣。舟在大洋中，風利卽長往，風不利亦可復還，所泊處或風勢甚惡，舟不得過，則惟有東西南北任其所之耳。

海上風信甚者曰颶，尤甚者曰颶，可以計日候之，或前或後，大約不爽。若天邊雲氣如破帆，卽颶颶將至，斷霓者，斷虹也。亦風至之徵。蘇軾颶風賦所謂斷霓欲海者指此。

海中風利，舟行迅決，若風恬浪靜，則靡靡中流，所謂海船無風不能動者如是。日星河漢，俯仰爛然，風景殊不惡，但苦無繫舟地耳。

茫茫海道，舟人固不識也。惟東西南北，則以羅經視之，其所往之地，非山不可辨。若宵晝行而不見山，亦莫測其遠近。故有瞻星察氣，緣橦遠望，辨水之色，及視泥沙之臭味者。一遇島嶼，可以泊舟，則尤兢兢焉。蓋海嶼雖卑，而水中尙多巖巘，又有泥沙如隄阜，皆能收舟，且山上迴飈，亦能噓噓其舟而膠之，及已泊之後，猶恐潮汐往來及戕風猝至，故澳中有必不可藏舟之處。

島嶼在澎湖，甘吉洋在澎湖之東，雞籠山在臺灣北，鹿耳門在臺灣西，皆險要也。

臺郡番民種類甚繁，莫詳所自，或云秦始皇時方士將童男女五百人入海，蓋出于茲山而育種至今。臺地物產無異中原，略載其異者：波羅蜜、白荷蘭、移種大如斗，甘如蜜，香棣大如雞子，味甘，色黃，其根在核，然不能如荔走長安也。照殿紅樹甚高，花如巨觥，色紅無二，樹蘭如珠蘭，然亦喬柯修幹，竹多叢生，節疏葉長，至冬則其葉盡落，及春復生，頗似江柳。象齒有實可食，林茶亦內地所無，惟鱗介之族，其形殊異。

者不可殫述。

余之初至廈門也。舟人以爲有風候。遂登陸假寓。已而大風雨者三日。夜舟藏曲島。幸而得免。然開臺澎湖之閒。頗有漂溺矣。迨風霽。夜發。甫出海門。行及三鼓。風稍厲。或有懼色。遽命回舟。昏黑中捩柁而西。幾至不測。旣明。始達于金門之山後。荒嶼無居人。僅可避風耳。舟泊中流。不得登岸。抱膝而坐者累日。及晴霽無風。乃復掛帆。則汎汎悠悠。舟亦不動。反不如平江中可以搖櫓爲力也。越三日而至澎湖。其嶼甚卑。方數十里。室廬亦少。置軍守之。自廈門至此。始可泊。因幸其無風。遂不繫舟而行。又越二日而至臺灣。臺灣距廈門不知若干里。而舟人稱海程則以更爲計。云自廈至臺爲十一更。自臺至松江之上洋爲五十六更。然問其所謂更者。莫解其義也。余在臺灣一載。乃復從海道歸。旣登舟。止于鹿耳門。十日鹿耳門爲臺灣門戶。其水中沙石疊疊環濤。出入危險。舟行畏之。旣而啓行。南風甚勁。海師以指南針指子癸之次。凡三日三夜。乃目覩風濤之壯。然已逾金、厦、漳、泉。而徑達于興化之港矣。自閩之興化。歷福州、福寧、入浙之溫、台、寧、三郡。以達于崇明。上海。凡五日五夜而至。皆行于海濱之歧流中。雖有最深廣處。而非大洋也。